胡傳纂疏

哀公 二十九之三十 終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八三八九 號 三 函 五 架 一四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八三八九 號 一四 冊 二七五 函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89
冊數 14 (14)
函號 275 27

春秋巻第二十九

胡氏傳　　後學新安汪克寛附録纂疏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歳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絶筆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晋)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衛)靈四十一年(蔡)昭三十五年(鄭)聲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

即位 (傳例)承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内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是也 ○楚子 昭 陳

侯 閔 隨侯許男 元 圍蔡 昭(杜氏曰)隨國義陽隨縣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

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侯故見

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盖楚封之(愚按)隨在今峽

州路隨州楚復封許春秋不與楚之得封故但以字復為文亦猶蔡平陳惠之封於楚而以自歸為文也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杜氏曰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杜氏曰楚欲使蔡徙國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蔡聽命故楚師還）夫男女以辨則是降（戶丘反下同）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音怪）宗廟徙陳器（鄭嗣曰陳器樂縣也礼諸侯軒縣）撻平王之墓矣（穀梁定四）至是楚國復（扶又反）寧師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音現）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怨也（王氏曰是年吳敗越于夫椒春秋亦削而不書猶是意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愚按謂聖人本心無怨因其事之當怨而怨之非有心於怨猶不怨也語意與程子所言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畧相似非若莊子云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乃異端之說也）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檀弓）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同）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怨楚之罪詞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句踐矣○家氏曰入郢者吳也撻平王之墓者亦吳也楚不能報之

於強吳而乘中國無覇攘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愚按)楚昭圍蔡未足以為善又定以來高宗不復金國之讎故拳〻以復讎為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穀)有角字(書)郊止此(穀梁傳)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其丈反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並據(穀梁傳)(范氏曰)嘗置之滌宮名之為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按孝經 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 據(明堂位)(祭統) 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 (祭統)康周公故以賜魯(注)康猶褒大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

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見王制)(常)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音現)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音升)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李邵子)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変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况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輙行天子之礼以見上帝可乎(愚按)定公之甍未及命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礼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於親剏郊之祭也衰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国門今在衰而藏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宜三年匪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雖日廢郊其罪与哀公等尔

秋齊侯(景)衛侯(靈)伐晋

定(左傳)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晋取棘蒲(襄陵許氏曰)晋為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无霸也王道既尽霸統復亡春秋之変至是而窮矣(愚按)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内蓋皆遣偏師伐晋而二君次止為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実未嘗親帥師以攻晋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攻与否故皆書次以著其无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晋為文者著霸統之絶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国也夫范中行晋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為諸侯盟主乎无或乎

斉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悪一也不命之臣寔人人之
所同悪今乃棄君助臣不亦𩔈乎書曰斉侯衛侯伐晋
交取之也自是晋不復能有為又十二年呉人主會以
黄池而春秋終矣。(啖氏曰)左氏云師及斉衛鮮虞人
伐晋按經不言
魯師故不取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隠 (高氏曰)觀
定公之末邾
之事魯至矣去歳邾子来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盖魯
人謀邾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礼義也(薛氏曰)邾所厚者
君也何忌魯之強臣所以
伐之也(傳并見盟句繹)

戊申 敬王二
十七年 **二年** (晋)定十九(斉)景五十五(衛)霊四十二卒
(蔡)昭二十六(鄭)声八(曹)陽九(陳)閔九(杞)
僖十三(宋)景二十四(秦)惠
八(楚)昭二十三(呉)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隠 盟于句繹 漷火虢反又音郭句
古侯反繹音亦(書盟
止此)(左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
而受盟(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尽也及沂西田沂西
求尽也三人伐而二人盟各盟其所得也(何氏曰)漷沂
皆水名毋出大夫名氏者季孫不与盟(杜氏曰)句繹邾地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 去声 魯
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 音預 焉適越之
辱兆矣定公之甍邾子来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
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
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 其文

反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高氏曰)定公之甍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礼也知三家者欲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故元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漷沂之田入春秋有未伐国取田者也(師氏曰)前此嘗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无厭必至於尽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〻之邾国而魯两納其叛人之邑三取其田時无王覇強陵弱之乱至於如此(家氏曰)倶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為悪擅兵權為已之私有其主不得而制也書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范氏曰)季孫不得田故不与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

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音遜(昭二十五)公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師徒陥西北隅以入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定八)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林楚以桓子適孟氏成宰公斂處父帥成人与陽氏戦今得邾田盖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王氏箋義)邾近魯魯婁伐之邾人愬於晋晋人來討今晋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比來會滕朝來奔喪魯人猶以為憾三卿帥師伐之取其賂田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牽重者政不自公出罪三子也季孫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之陽虎欲殺桓子孟氏救之今得邾田故季孫以讓二子不与盟焉(愚按)内臣並使始於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斉而未嘗並將也内臣並將始於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

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鞌而未嘗並會也内臣並會始於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呉而未嘗並盟也今此三卿並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並盟他国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国諸侯無異大夫之強僭極於此時矣前此昭十年仲孫貜嘗盟邾子而非魯志也定三年何忌盟拔雖魯之志而一卿獨盟之耳今三卿以兵攻之奪取其地而二卿又脅之以盟陵弱之暴豈不太甚乎盟蔑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終於此可以考世変矣(陳氏曰)自是内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七年鄶衍盟呉不書八年萊門盟呉不書甚者十二年會于鄖雖三國盟亦不書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也在位四十二年世子蒯聵之子輒立)

○滕子頃來朝(滕朝止此)(諸侯來朝止此)(愚按)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三十二年會葬定十五年頃公再會葬至是復朝不朝之中七十有三年矣諸國之朝滕杞曹邾居多杞之朝七而止於成十八年曹之朝五而止於襄二十一年小邾之朝亦五而止於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止於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是年滕與魯皆侯国而自隱至哀栖栖於兩觀之間蓋微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傳)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衛之邑也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何氏曰)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国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

以致反則曰歸鄭世子忽以順而書歸鄭突曹赤以易亦書歸有奉焉則曰自如楚公子比書自晉其難也則曰入如齊小白莒去疾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音現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本(陸氏)(微旨)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據趙鞅使太子絻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音現矣

(通旨)或謂世子世子也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必若此言親可殺父可忘子得国可奪而有之也人之不為禽獸也幾希豈春秋立言垂範之意乎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

重耳曰亡国恒於斯得国恒於斯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重耳曰身喪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而穆公納之今靈公方卒而蒯聵御鞅因以為利不太甚乎書趙鞅師師罪鞅以大夫憂諸侯之事也書曳姑圖戚誅輙未嘗受靈公之命特国人以蒯聵不當得国以輙為可立而立之爾安得為受之王父而辭父命哉(高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輙使輙知已之得立者以父為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孫氏曰)其言于戚者見蒯聵為輙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陳氏曰)于戚内弗受也輙拒父也后十三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輙來奔則是輙拒父也(家氏曰)為輙者能逆其父而若[君]之人情之順也為蒯聵若[者]能反躬自咎以已得罪於先君無君国之理脫屣千乘而莫之顧天理之正也乃皆不能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為爭国之討

春秋莫適與也○(劉氏曰)穀梁曰納者内弗受也以輙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非也江熙曰若靈公廢蒯聵立輙則蒯聵不得復稱世子称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輙然則從王父之言傳失之其說是矣

秋八月甲戌晉定**趙鞅師師及鄭**聲**罕達師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又作秩(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国而滅其君寡君特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大[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隷圉免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肓[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

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
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
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杜氏曰）鐵衛地在戚城南
（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主乎此戰
也云尓（孫氏曰）皆言師師者其衆敵也（愚按）鄭之黨叛
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實為之苟能引咎
責躬改過迁善返國權於其君脩明政事復興霸業則
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懼焉敢怙亂今乃納蒯聵
而見拒於衛過鄭師而震慄失措既而幸勝且以售功
相與矜夸不思黷武勤民構怨與國以力勝人奚足特
乎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范氏曰）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
昭
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吳所滅也（高氏曰）吳滅州來今壽春府下蔡縣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仲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 蔡雖請
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
夫殺公子駟以說如字 哭而遷墓據（左傳）（杜氏曰）元年蔡請迁於吳中悔故因聘襲之殺駟說吳言不時迁駟之為 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
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戶江反 蔡使疆于江汝蔡人
聽命而還音旋 師矣復扶又反下有復同 背音佩下同 楚請遷于吳
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杜氏曰）畏楚而請遷故以自迁為文 夫

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復(音腹)播告之修而後定也(見尚書盤庚篇不適有居言民不肯往適有居也)今蔡介(間厠)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誰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襄陵許氏曰蔡悔請迁及吳師入而委罪於駟焉称國以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而況於國乎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已酉

(敬王二十八年)三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輙元年蔡昭二十七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二十五秦惠九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春齊(景)國夏衛(出)石曼姑師師圍戚(左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穀梁傳不繫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范氏曰不言衛戚辟子有父)

按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卿大夫士)在下君命祗(音支)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

大(音泰)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没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輙在乃立輙以拒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輙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輙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絶未絶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悪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隱四)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周陳氏曰)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悪

其不義以齊為兵首(孫氏曰)襄元年書圍宋彭城此不言圍衛戚者不與国夏助輙圍父也(高氏曰)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国夏師師助之故為悪首齊與晋為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晋矣此齊所以助輙也(薛氏曰)伐(佐)人之子攻人之父齊之罪有浮於衛也(襄陵許氏曰)晋以君臣称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争国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覇而將有亂也

古者孫從祖(劉歆曰)孫居王父之処正昭穆則孫常與祖代(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又孫氏王父之字(杜氏曰)諸侯之孫以王父字為氏 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周礼)小宗伯(注)自始祖之後皆父曰昭子曰穆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據)(公)(穀) 輙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霊公之命安得

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去声）
（下同）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
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
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
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論語）
（朱子曰夷齊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
視棄其国猶敝蹝尓若衛輒之㨿国拒父而惟恐失
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
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

（於虔反）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
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
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
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音捨）爵
祿而去之可也（朱子語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
只看輒之心如何尓若輒有拒父之
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
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
可矣設若輒賢而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
而処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苟不能
然則逃之而已矣但不可
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

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通旨)意林曰東斉求仁得仁故無怨不以能有国家為貴而以能全其志義為安故孔子称之春秋抑曼姑於斉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為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為三軍將也為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国曰臣無乗君之礼我不可為千乗主也若是上譲下競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此義精矣其先國夏者誅賊子之黨也○(刘氏曰)杜氏曰曼姑知其不義故推斉為首非也春秋苟從告為不義者飾非乎(愚按)公羊以圍戚為偩討然則曷為不書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又云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不以家事辭王事豈可逆父子之倫而可謂之王法乎礼記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説之者曰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盖子弑父而其子殺之殺之者之子又將得而殺之是聖人之法教人以父子相残也豈理也哉唐李存孝以克用養子叛其父而請命於朝廷先儒以為不可受盖知春秋貶国夏之義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注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杜氏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故孔子聞火知其必桓僖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丗専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悦而不毀歟(刘氏曰)桓僖久矣其言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悦者也(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丗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

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礼矣(高
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者存之僭
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録之君子於足乎知有天
道也(家氏曰)季氏悖礼僭上罪不勝誅故天災桓僖
廟以示警戒(通旨)問淺高廟園殿災董相謂高廟不
當居遼東園殿不當居陵旁何所據而言然曰此是
推本孔子在陳聞魯災知桓僖之意也哀公至桓九
世不僖六世礼所當祧也季氏生而賜氏俾世其卿
不祧桓僖出於季氏私意何以不稱及等也(何氏曰)親過高祖親疏適等(范氏曰)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
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
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初危反)殺也禮也奚問其功德

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
之矣(本程反)豈理也哉(朱子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
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
悪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程子晩年
嘗論宋朝廟制太祖太宗皆當百世不遷則知前説
若非記者之誤則或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
也(愚按)家語記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礼祖有功而宗
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
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蓋桓公簒立無
功德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
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有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
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
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
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晋之悼公朝于武

宮晋頃公時献俘于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国無之故春秋時〔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劉氏曰)公羊云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之人省文不若是且必若云作三軍舍中軍曷為獨言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陵氏曰)避漢景帝諱(杜氏曰)啓陽瑯〔琊〕琊開陽縣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愚按)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襄陵許氏曰)所城逼〔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変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継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仁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景樂髡帥師伐曹 陽(薛氏曰)許〔討〕樂大心之亂也(高氏曰)曹本属宋既而叛之(襄陵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国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

○秋七月丙子

季孫斯卒 (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昭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呉 夫差(杜氏曰)公子駟之黨(高氏曰)放大夫者国也而称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于呉召乱之道也厥後蔡乱以公孫氏豈獵之黨與(傳見殺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恵公也子悼公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隠(高氏曰)邾子已受盟於句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是自敗其盟也雖邾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亦已甚矣自是盟不足恃春秋不志也

庚戌 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晉）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二十八殺（鄭）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十五（宋）景二十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昭殺（公穀）作弒（公羊傳）賤者窮諸人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穀梁傳）称盜以弒不以上下道道也辟中国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愚按）昭侯在位二十八年子朔立是為成公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食亦反之卒然則翩非微者（范氏曰）殺蔡侯申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音佩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見二年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蜀杜氏曰）蔡侯為二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為賤者所殺其貶可知也（陳氏曰）盜疏且賤者也称盜以殺則凡在官者無人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蔑尔蔡也而連年誅放其大夫是貴近無人也是故殺翩不書以為不足討也葬昭公以為不必不葬也（張氏曰）凡弒君称弒積漸之名也盖国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而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上得罪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人心已離故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蔡称弒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称殺君道亡矣翩弒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起呂反其官者二公

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且庸者也故書
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盗蘇轍以謂求名
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
名而不與者哉(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為文公此蔡侯申於文公為曾孫周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一誤

蔡公孫辰出奔吴 夫差(左傳)翩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肝(陳氏曰)書公甍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盗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呉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蔡

惠公○宋(景)人執小邾子(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愚按)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不稱名無罪也○以私怨擅執小國之君又不歸諸京師其罪大矣

夏蔡(成)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霍即肝(傳見上)○晋(定)人執
戎蠻子赤歸于楚 昭○蠻(公)作曼音蠻(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辟伯晋而京師楚也

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晋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蛮氏蛮氏潰蛮子奔晋陰地 楚謂晋曰
晋楚有盟好(呼報反)恶(烏故反下同所恶同)同之若將不廢則寡

人之願也不然將逼於少(詩照反)習以聽命(杜氏曰)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 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林氏曰)安能與楚為惡 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陰地之大夫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楚司馬誘其遺民盡俘以歸) 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月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唐陳氏曰)霸主執列国之君歸于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曹伯畀宋人乃書與歸于京師文無異是責晉不當執不宜歸于楚而歸于楚明矣(孫氏曰)晉執戎蠻子不歸京師而歸于楚其惡可知也(高氏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于天子聞罪然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為輕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執諸侯畀諸侯其罪已重今晉為中国盟主而執戎蠻子歸于楚以君臣言則楚為君矣以疆弱言則楚為霸矣(家氏曰)戎蠻雖迹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乗具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出於是自拔歸晉晉人倘畏楚之盛強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故書人以貶之

城西郛(杜氏曰)魯西郭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步各反)(公羊傳作蒲)

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盖揜之揜
其上而柴其下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
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国之社不得達上也(范氏
曰)亳即殷立亳社於廟外以為屏蔽(程子曰)書曰湯既
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
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為亡国之社
則自王都至国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国之社屋
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
屋之故有災此制討之必始于湯也(趙匡)天子大社必
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亡国之社屋之武王克商
班其社于諸矦以為廟屏其災者刘向以為人君縱心
不能警戒之象(愚按)亡国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
左傳云以邾子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
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秋八
月甲寅滕子結卒 頃公也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毋尉是為隱公 ○冬十有二
月葬蔡昭公(杜氏曰)亂故是以緩(文集)蔡昭書葬謂殺
其大夫公孫姓等為賊已討則當如衛人
殺州吁例書之然後謂之賊今称国以討而不去其官
則不以二大夫為賊也若以為討之不以其罪故書大
夫則當從里克寗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 ○葬滕頃公
此例不通蔡昭之得書葬自別有義也

辛亥 敬王三十年 五年 (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侯朔元年(鄭)声十一(曹)陽十二陳閔
十二(杞)僖十六(宋)景二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城毗 毗頻夷反(公)作比也又作芘(杜氏
曰備晉也 ○夏齊侯景伐宋 景(高氏曰)齊之伐宋所以圖霸也(愚按)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
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
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彊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
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脅制諸侯以爭霸權是以
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耄及之猶不

知省無何身殁子殺卒以國與陳氏
公孫丑称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晉定趙鞅帥師
伐衛出(左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家氏曰)
輙以子拒父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
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為
得也晉人倘欲修明霸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
王召諸侯伐衛執輙歸諸京師命公子郢而立之然後
於義為允若私於蒯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况
實以范氏之故而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
納蒯聵以為名乎 處(左傳)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
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
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公卒公
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張氏
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
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
知説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大子告之
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弒國亂
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眞范祖禹所謂治
愈久而政愈弊年弥進而德弥退者景公之卒葬書
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
冬叔還如齊 還音旋(高氏曰)使 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
卿弔且會葬也 閏不書
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穀梁傳)
不正其閏也(何氏曰)恩殺故并閏數喪服大功以下以
閏月為數(劉氏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
以閏數(孫氏曰)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礼也譏其
変常也(襄二十八年傳)齊景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礼
也(唐陳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苟以閏數則三年之
内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歟苟以閏数
而書則諸書崩薨卒葬皆宜書矣奚獨斯也

壬子 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衛)出四(蔡)成二(鄭)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二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書城止正)(杜氏曰)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張氏曰)今濟州任城縣地(高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強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土地(愚按)在城今屬濟寧路濟州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称邾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於經耳(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帰之豈特自守而已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薦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晉(定)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杜氏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薛氏曰)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虔方熾而書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冠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霸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吳(夫差)伐陳 (左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脩先君之怨乃侵陳今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張氏曰)夫差脩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復狄之

○夏齊(荼)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盖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

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乗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晏嬰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襄陵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誡深矣(張氏曰)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夫差**于柤** 還音旋柤莊加反(襄陵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以魯政之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柤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左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將戰王有疾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與子西子期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還(高氏曰)昭王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叛入郢之禍所冢發幾不免其身迄得反國而卒于位者國有一申包胥也

○**齊陽生**悼**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音舒又音徒又丈加反(公)作舍(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于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与饋省皆入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説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国之困又有憂是以求長君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

淳(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其以當国之辭言之何為護也(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陽生其以国氏何也取国于荼也(程子傳)称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見(家語注)身父母所有也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丗其國已則簒荼而自立是自絶於先君豈復扶又反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鄭康成曰陽生簒国故不言公子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展兩反立少詩照反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者亂之所由生也(張氏曰)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称公子陽生何也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立乎其位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

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杜氏曰)弑荼者朱毛与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此[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

何如對曰所樂音洛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繩證反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王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並據公羊傳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諫終被皮寄反弑君之罪是皆不明

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与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悪著而陽生与有罪焉（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弑也荼之弑得国者陽生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為僇矣（家氏曰）陽生之入与小白之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弑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殺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与此畧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夷吾不預殺而陽生實預於殺則陽生又不得与夷吾同也且

弑荼立陽生乃乞之本謀故專罪陳乞陽生於諸子為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寓戒之意深矣(高氏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弑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弑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弑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而同其誅也○(劉氏曰)穀梁云陽生正荼不正故不以陽生君荼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陽生弑先君所命是則弑其君矣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假令先君廢陽生為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之耳今躬弑其君春秋猶詭其罪以與陳乞何哉要之陳乞主陽生而弑荼可知也

冬仲孫何忌師師伐邾隱(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明年入邾之亂

○宋景向巢師師伐曹陽○向舒亮反(高氏曰)樂髠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癸丑 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成三(鄭)声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三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景皇瑗師師侵鄭声○瑗于眷反後同(左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高氏曰)不務德而加兵於人故書侵(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愚按)老丘敗在定十五年是後九年

取鄭師于雍丘十　定　出　曼音
三年取宋師于嵒○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萬(左傳)晉
師侵衛衛不服也(杜氏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高氏
曰)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
而以范中行氏加○夏公會吳夫差于鄫鄫(穀)作繒(左傳)
兵于衛故書侵　公會吳于鄫吳
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
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
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礼以大国懼敝邑故敝
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於諸侯則有数矣周之王也
制礼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数也今棄周礼而曰
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叐自鄫以吳為無
能為也(杜氏曰)鄫瑯琊鄫縣(張氏曰)即舊鄫国比年書
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月也(高氏
曰)吳欲霸諸矦故魯先往會之(愚按)邾茅夷鴻称盟于
鄫衍而經不書盟諱與吳盟也故吳伐我盟于萊門會

于黃池吳争先歃皆不
書隱中国之與夷盟也○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
邾隱子益來(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
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
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
如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国今其存者無
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乎秋伐邾及范門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
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師遂入邾
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
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乗韋自請救於
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
威之不立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
事君且魯賦八百乗君之貳也邾賦八百乗君之私也
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公羊傳)邾婁子益何以
名絶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悪也(范氏曰)

悪其不能死社稷

春秋隱君之悪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左傳）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于偽反下人為同）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並在明年）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起呂反下同）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悪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音現下同）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悪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倉刀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上声）矣（薛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為之不得已也公内廹於三家三家帰過於上也（刘氏曰）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吳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帰在内曰以來内外之別也○（刘氏曰）公羊云入不言伐其言伐内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無取於内辭也入邾數使若他人猶可諉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

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内大悪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為大悪矣此自入而以帰不得以獲解也穀梁去其言來者外魯之辞亦非也直書入邾又言以邾子益来於君親之過而无所隱義已足矣豈以一夫之故遂外其君乎且令不外其君當曰以邾子益帰乎夫帰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来可施於我不可施於人此春秋之文也（唐陳氏曰）夾陳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国滅国而以其君帰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帰於魯則曰来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鄭師救曹侵宋（高氏曰）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数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敗而人之苟將卑師少豈能圍之乎鄭与曹睦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家氏曰）中国无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与鄭也春秋与鄭之能救所以愧斉晋諸大国之不能救也（陳氏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晋凡晋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国无霸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呉救陳諸夏幾於亡矣

春秋巻第三十

胡氏傳

後學新安汪克寛附録纂疏

哀公下

甲寅 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 晉定二十五 齊悼三 衛出六 蔡成四 鄭声十四 曹陽十五国亡 陳閔十五 杞僖十九卒 宋景三十 秦悼五 楚恵二 呉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 景 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也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

力也（公羊傳五（注）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曹伯陽好（呼報反）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音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因背（音佩）晉而奸（音干）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並據左傳）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定四年傳蔡以沈子嘉歸

宋以曹伯陽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删詩也繫曹檜於国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夫子嘗喟然於此矣於是曹不言滅。（刘氏曰）公羊云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非也當此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苟責無罪之魯甚無理也

呉（夫差）伐我（書伐我始此）（左傳）呉為邾故伐我鄫人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呉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国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呉子聞之一夕三遷

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国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吳為(于偽反)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孫氏曰直曰伐我者兵加于都城也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国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桓十)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

國斃不能從也(宣十五)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如字又音閤)餘燼(似刃反)背(音佩)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緣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成二)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緣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戶化反)无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音現)其實而深諱之(不言四鄙欲見其實不書盟以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

恥者之戒也（家氏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法無褒辭者春秋之貴救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于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悅於利而動是以率師造于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遽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吳責報于邾者不已執其君而擾亂其国存亡国者顧如是乎（愚按）哀公即位七年加兵於邾者五而且入其国俘其君自入春秋魯恃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年書吳伐我比事以觀則魯之受伐蓋有由矣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国都猶足為守也至於是年吳兵直抵魯之城下則魯之四竟藩屏蕩然而国不足為国矣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與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已自咎之意焉

夏齊悼人取讙及闡

闡尺善反（公）作僤后同（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鮑牧師師伐我取讙及闡（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穀梁傳）惡內也（杜氏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張氏曰）今兗丘龔蛇縣地（愚按）在今東昌路丘縣（程子傳）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孫氏曰）邾子益齊甥也故齊取讙闡（襄陵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王氏曰）魯以兵召釁固不容無過齊以私憤取非其有故称人。（家氏曰）公穀以齊為邾故取讙闡左氏則以季姬未歸故齊人来討觀齊之兵端當從二傳非以女故蓋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尓（唐陳氏曰）凡用兵取先書伐次書取不用兵而取第書取

○歸邾子隱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穀梁傳）益之名失国也（何氏曰）書者善

魯能悔過歸之（張氏曰）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過音戈僖公也在位十九年子維嗣是為閔公○齊悼人歸讙及闡（左傳）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程子傳）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見十年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息也以此見國君之造在早反惡不悛音銓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起呂反下同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穀梁）以者不以者也（趙氏曰）取者收奪之名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太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何氏曰）書歸讙及僤〔闡〕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衷之邑不求自得（愚按）不言來者齊本取讙闡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讙闡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乙卯 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晋)定二十六(齊)悼三(衛)出七(蔡)成五(鄭)聲十五(陳)閔十六(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秦)悼六(楚)惠三(呉)夫差十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宋景**皇瑗帥師取鄭**聲**師于雍丘**雍於勇反又於用反(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杜氏曰)左傳例覆而敗之曰取其師請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雍丘縣屬陳留(張氏曰)今屬開封(愚按)今汴梁路封丘縣(隱二年傳)悉虜而俘之曰取(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許力相傾頗奇变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悪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楚惠**人伐陳**閔(左傳)陳即呉故也(愚按)陳之為国娄滅於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従呉亦以楚之娄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已攻之薦数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困於楚終春秋之世雖其力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横不道其罪盖不可勝誅矣

○秋宋公景**伐鄭**声(杜氏曰)報雍丘(愚按)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又君親師師以伐其国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 (晋)定二十七(齊)悼四卒(衛)出八(蔡)成六(鄭)声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秦)悼七(楚)惠四(呉)夫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隱**益來奔**(左傳)邾子無道呉子使大

宰于餘討之因諸樓臺捬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
以為政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陳氏曰）吳人討
邾奉太子為政而后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
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
文書之（高氏曰）先為魯所俘
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夫差）伐齊三月戊
戌齊侯（悼）陽生卒（左傳）九年齊侯使辭師于吳吳子曰
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
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公會吳子
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
三月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
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孫氏曰）齊中国吳夷狄
會夷伐夏其惡可知
齊人弒
悼公赴于師（史）齊世家鮑牧與公有
郤因吳伐弒公赴于吳
春秋不著齊人

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髠頑弒而書卒不
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于偽反 下同）是取讙及
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
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
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
遂前言而背（音佩）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
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

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弑君大悪不待貶絶而自見音現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詳見襄七年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没其見弑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襄陵許氏曰）人事之変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臨川呉氏曰）當時以呉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弑爾

夏宋景人伐鄭聲（襄陵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悪其脩怨不已也

○晉定趙鞅帥師侵齊簡（左傳）趙鞅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高氏曰）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国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匄矣（臨川呉氏曰）呉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乗齊喪而伐之曾呉之不若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師氏曰）公會夷狄以伐強国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高氏曰）齊魯接境而公會夷狄伐之既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帰者公之進退制在呉故也

○葬齊悼公（高氏曰）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葬不足以贖過（愚按）悼公書葬与鄭僖公同不及五月礼略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氏曰）孟彄蒯聵之黨挾齊帰衛已人納之世子帰之自也

○薛伯夷卒夷（公）作寅以尼反恵公也在位十二年

秋葬薛恵公

○冬楚恵公子結帥師伐陳閔呉夫差救陳（書救止此）（左傳）楚子期伐陳呉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争諸侯民何罪

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春秋惡烏故反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莊六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晋陽處父救江是也文三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襄十狄救齊僖十八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襄五使季禮（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襄二十九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宣十一年楚縣陳尋復封之昭八年楚滅陳十三年復封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横去声不能修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乗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与無同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陳氏曰）自魯救晋凡救皆不書書鄭救曹則中国無霸諸侯自相救也中国無霸諸侯自相救春秋憫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於亡失春秋之所甚

懼也(張氏曰)春秋幸呉之救而不以人与師書之者蓋昭二公之時楚主中国楚猶近於中国也故春秋於楚免其夷狄李號之称定哀之時呉主中国呉純於夷狄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李茲足以觀世変而知春秋之嚴矣○(劉氏曰)左氏曰延州來季子推験其年季子近百歳矣似異時事傳附著其説耳

丁巳

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蔡成七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三秦悼八楚惠五呉夫差十二)

春齊(悼)國書帥師伐我(左傳斉為鄎故)

国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斉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戦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斉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戦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斉人伐魯而不能戦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戦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乗孟孺子帥右師冉求帥左師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師及斉師戦于郊斉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遅曰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斉軍右師奔斉人從之陳瓘陳莊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師獲甲首八十斉人不能師宵諜曰斉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乗皆死冉有用矛於斉師故能入其軍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春秋書伐我二十有一唯哀八年呉伐此年斉伐止書伐我餘皆言四鄙)今齊師及清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説(音悦)復(荅也)于高宗曰惟甲冑

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見(書)説命(蔡氏曰)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左傳)宣十二師直為壯曲為老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干偽反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呉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呉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呉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劉氏曰)君子之道不貴其勝人而貴自勝也説命曰干戈省厥躬躬為善而外物横逆者有之矣君子拒而弗受也躬為不善而外物横逆者亦有之矣君子受而弗懟也不言鄙者受之也(家氏曰)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冦垂後王臨難省躬之戒所以譏哀公也○(愚按)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内魯而外諸夏故魯為他国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於諸侯竊以為春秋詳内而略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国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比於兵加国都之例所以貶之也然傳載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師及斉師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斉師逼迫於魯之国都矣杜註曰直曰伐我見其以国言之也然則国書之伐与他伐異矣

夏陳閔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頗破多反(左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公田以嫁公女有餘以

為已大器。国人逐之。故出（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家氏曰）聚斂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国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

呉（夫差）伐齊

簡（齊魯交兵止此）（左傳）十年秋呉子使來復儆師十一年為郊戦故公會呉子伐齊五月克博至于嬴（薛氏曰）戦不書伐今書伐何難乎公之會呉与齊戦也會伐則戦見矣呉自入郢之後因而久不能見公之六年稍出而伐陳吾叔還會之于柤公又會之于鄫還而入邾呉以邾故伐我而齊取讙闡由是齊魯始騃齊帰二邑則固知罪矣我不之賓因与呉合前年會伐齊故有国書之報卒會呉而勝齊呉之威加中夏多魯之力也春秋書公會伐而不言會戦難言而有以見之也（家氏曰）兩年之間書公會呉伐齊者再責魯深矣當闔盧之世春秋嘗進呉書子自夫差之立迨今十有三年皆以號挙為其用兵不戢而狄之也狄呉則魯罪著矣（永嘉呂氏曰）晉既不足以宗諸侯而開間延盜以來被髮文身之呉乃有於周公之子孫秉礼之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逞其志於中國聖人望魯之意至是絶矣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呉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中軍從王胥門巣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国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国子敗胥門巣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国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乗甲首三千以獻于公使大史固帰国子之元（杜氏曰）艾陵齊地（愚按）即艾在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通旨）呉伐齊獲国書晉不主盟制在夷狄聖人傷之也（劉氏曰）呉之無道犯間上国渉数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与之俱靡焉耳国書之用齊也内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国而輕与之戦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故善戦者服上刑所謂為志乎此戦者也（高

氏曰戰不書公者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与貶可知矣書獲冑書与宋華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冑書死獲故公使大史固歸冑子之元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隱公也在位六年。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景(左傳)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諸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献恥是二者故出(杜氏曰)疾即齊(高氏曰)春秋書内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専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戊午 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齊)簡二(衛)出十(蔡)成八(鄭)聲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三十四(秦)悼九(楚)惠六(吳)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一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挙其中歛取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尓譏始用田賦也(穀梁傳)古者公田十一用田賦非正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
稅魯自宣公初稅畝(朱子注)宣公稅畝什而取二後世遂以爲常
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
土籍田以力而砥諸氏反其遠邇見(國語)(注)制其把磽之土以爲差等籍田
稅也以力者三十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畝砥平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同上
(注)甲廛也謂器商賈所居之區域(朱子語)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今用田賦軍旅之
征(何氏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
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軍賦十井
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陸
氏曰)以田多少出軍賦也(孫氏曰)言用田以爲財賦

之率(通旨)用田賦如科配稅戸出弓弩之類(番陽萬
氏曰)周制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国中
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今哀公以計口率泉爲不足於用又計田而使之出
泉以爲賦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
足兵(前)刑法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
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見(周礼)載師(注)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
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民無常産者罰之使出一夫百
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出士徒車輦給繇役(愚按)漆
林之稅十分中稅二分半以其地産
漆故重其稅若今之稅茶稅竹木也則弛力薄征當
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

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
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范氏曰）言用者非所宜用 近世
議弛商賈音古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所景反 國用首
寛農民後及商賈（宗鑑）慶暦中議弛茶塩之禁及減商税范仲淹不可曰茶塩商税但
分減商賈之利今国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心害農也 知春秋譏田賦之
意矣（臨川呉氏曰）宣公税畝首壊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則賦民之力
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永嘉
呂氏曰）陳君挙謂以田賦一乗為未足又以田賦之
田賦之者家一人以為兵也然九夫為井六十四井
為甸甸出革車一乗則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

五人今凡受田者皆出一人為兵比古十倍恐加兵
不至如是之甚賈逵以為周制十六非賦戎馬一匹
牛三頭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是多於常賦
十六倍於理亦未宜然（愚按）杜預范甯皆云丘賦之
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
各出此賦然丘甲之法増三之一今別田及家財各
為一賦則是比先王之制而加倍不翅矣亦未可信
要之計田而斂取民則以充軍賦之井而其数之多
寡則不可考亦孔子云丘亦足矣蓋以計丘而出兵
車乃賦之常法安可計田而又賦其財哉觀哀公年
饑用不足及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
徹也之言則為斂財以足用可知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呉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
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公羊傳）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其
称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呉女也（穀梁傳）昭公夫人也不

言夫人諱取同姓也

孟子呉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音娶後同)同姓也(啖氏曰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姫氏薨故曰孟子卒朱子曰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見曲礼)厚男女之別(筆列反下同)也(刘(何)氏曰為同宗共祖亂人倫与禽獸無別)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音思)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音問)殺(色界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戚親也單盡也)昏姻可以通乎綴(株衛反記作繫音計)(記)之以姓而弗別合(記作綴)之以食(音嗣)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記大傳疏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大小宗也合娶族人使昭穆異列同時食故曰合族屬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為已姓之妻主為母婦之名治昏姻交結會合之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名有分別不相淫乱四世同承高祖服緦麻五世共承高祖之父服祖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共承高祖之祖不服祖免同姓而已

高祖各為氏族四從兄弟親尽于下別自為宗昏姻可以通乎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若姫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連合族人以飲食之礼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而昏姻不得通)

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呼報反)強呉以去(上声)三家之權

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礼以乱男女之別哉廹於強呉之威而欲自固其国也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不知以礼自防遂至流於夷狄禽獸而不辟也）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刘氏曰夫人之必命於天子猶諸侯之必命於天子也桓公不受命終身無王孟子亦不受命死不得称夫人其義一也）不見（音現）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據不書逆女不書至）典禮之大本喪（息浪反）矣其失國也宜哉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呉為同姓謂之呉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朱子曰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悪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礼故受以為過而不辞或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奉法則如何断曰此非昭公故為之當時呉盛強中国無霸昭公藉其勢不得已而然非貪其色也天王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処置况不曰孟姫而曰孟子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書孟子卒雖曰為（于偽反）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高氏曰国人不以為非而昭公乃知避其名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曰孟子卒薛氏曰知其非礼而異其名雖欲蓋而名彰也何氏曰不書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范氏曰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臨川呉氏曰固是以同姓而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礼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遂出之而葬不備礼況其夫人

乎一書卒而二義具焉(王氏曰)是時季氏當国孔子
與弔而季孫不絻孔子亦放絻而拜是知當時不以
小君待之矣(愚按)或謂舊史固書夫人孟子薨春秋
不書夫人而卒亦天下後世娶同姓之必不可也然
小君之薨必書夫人某氏當時既鶻突称呼曰孟
子則国史必不可書夫人孟子薨春秋因舊史之文
而非礼之實已見矣按傳襄二十三年晋嫁女於呉
則同姓之婚非自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隠辟書之
所以深責秉
礼之魯故

公會呉夫差于橐皐
橐章夜反又音託(左傳)會于橐皐呉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
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
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
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乃不尋盟(杜氏曰)橐皐有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氏曰)呉
地逡遒故城在廬州慎縣東南(愚按)今訛為柘皐属廬
州路無為州巣縣(家氏曰)會柤會鄫會橐皐呉皆以號
夆夷之也闔廬称子以其功也夫差称號以其罪也柤
夆有攘夷之功艾陵有猾夏之罪此春秋所為進退也
(王氏曰)呉欲尋盟非衛賜之言不
可却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秋公會衛侯宋
景**皇瑗于鄖**
鄖音云(公)作運(左傳)呉徵會于衛衛侯會
呉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辟呉盟
呉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大宰嚭語及衛故大宰曰寡
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
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
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
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説
及舍衛侯(杜氏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発繇
亭盟不書畏呉竊盟(張氏曰)鄖呉地海陵今泰州城下

愚按今揚州路泰州海陵縣（王氏曰）初衛人殺呉行人且姚故衛侯畏呉而竊盟魯宋呉怒藩衛侯之舍子貢陳墮黨崇雝之説而衛侯歸然則子貢於父母之邦亦有功矣故孟子曰君子居是邦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宋景向巢師師伐鄭（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弥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与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鄭罕達救嵒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左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氏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九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尒不時也○（永嘉呂氏曰）左氏以為夫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夫閏（家氏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寔十五年冬蝝生与此記同左氏所録疑非聖人之言也

已未 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九（鄭）聲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十（楚）惠七（呉）夫差十四

春鄭聲罕達師師取宋景師于嵒（左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帰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国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家氏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也先書宋取鄭師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亦責鄭也

○夏許男成卒成（公）作戍元公也国滅後楚立之

○公會晉侯定及呉子夫差于黄池（書會止此）（左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呉夫差于黄池秋七月辛丑盟呉晉争先呉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姫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

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
肉食者無墨今呉王有墨国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
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公羊傳）呉何以称子呉主
會也呉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国也
其言及呉子何會兩伯之辭也（穀梁傳）黄池之會呉子
進乎哉遂子矣呉夷狄之国也祝髪文身欲因魯之礼
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尊天王呉進
矣（杜氏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黄亭近済水（張氏曰）地譜
東京開封縣有黄池（王氏曰）黄池或以為在衛或以為
在晉或以為在宋在鄭據杜預所釋陳留封丘縣南地
近済水則在鄭衛之境而晉宋嘗
有之也（愚按）今在汴梁路封丘縣

黄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趙氏曰）經文有及字是兩伯之
義分明也故左傳云晉為先歃而外傳呉
語中即云呉先歃各自護其主了然可見春秋内中
國而外諸夷呉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
大皆曰子呉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
而言及者先呉則拂（逆也）經（常也）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
傳疑（何氏曰）不與夷狄主中国又事實當見不可醇矣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呉子使若晉主會為
伯呉亦主會為伯　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
見（音現）夷狄之強而抑其横（去声下同）也定公以来晉失霸
業不主夏盟夫差（音扶叙）暴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
已為長（展兩反）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黄

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
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音嬋）于位在諸侯王上
蕭傅之議非矣（注見隱二年）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
助劉文靖之策失矣（李要曆）突厥値隋末衰亂中国人多帰之高祖初起太原及竇
建德刘武周李軌雖称尊號皆称臣事之（唐書）突厥
傳太宗曰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
痛心（范氏曰）唐世夷狄之害其原起於太宗脅
父臣虜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者乎何況
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五代史）唐廢帝討石敬瑭敬瑭求援於契丹與耶律德光
約為父子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

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
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音到）
冠屨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
書不可以廢焉者也（呉語）呉王昏秣馬食士夜中令服兵擐甲陳士卒百人以為徹
行萬人以為方陳王中陳而立左右軍亦如之為帶
三萬以勢攻珠明王乃秉枹親鼓三軍皆譁晉師大
駭命董褐請事呉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弱）貢獻莫
入晉負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
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
可孤之事君不得事君在今日董褐還致命告趙鞅
曰呉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
然不可徒許也鞅令褐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

聞天子則何有於周室夫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
吳王夫諸侯無二君周室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
于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君命長弟吳王許諾
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襄陵許氏曰）左
氏曰先晉国語曰先吳此二国史籍之異也顧自宋
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
與吳争国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孫氏曰）
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吳子也不
主晉侯而主吳子者晉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
挙之戰勢横中国諸侯小大皆宗于吳晉侯不見者
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黃池之會吳子
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与夷狄主中国也（蜀
杜氏曰）凡諸侯及公會吳必曰公會某某會吳于某
地此會公往會晉侯吳子耳必先以公會晉侯言之
復言及吳子者殊吳於晉也（高氏曰）首止先及而後
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

也吳泰伯之後与周同姓狂僭大號擾乱中国夫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吳為黃池之會以主盟中国是
二王也將置周王於何地耶聖人自十年吳伐斉之
後春不書王以見天下之無王此春秋之所以終也
（項氏曰）中国変而為吳楚始於昭公四年楚子會諸
侯于申而成於黃池此必世道之一大変也申之會晉
与斉魯皆不與則中國猶未全為夷也至黃池之會
魯以吳敗斉于艾陵夫差主會晉魯以伯礼事之春
秋為是爵而不狄及而不姝殊見吳獨為天下主而中
國亡也春秋至是雖欲不終得矣（陳氏曰）黃池之盟
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公會晉侯及吳子雖両
伯之辭而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
書也。（趙氏曰）穀梁云吳子進矣按此為吳同為會
主故不人傳不達此理遂妄為義耳公羊又曰吳在
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按此會黃池為魯地故魯
獨會之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列序（愚按）辰陵于蜀于

申楚難主盟而晉不與故春秋皆先楚以紀實也于宋于虢楚同主會且先於晉然晉君猶未同盟故春秋但先晉以正名而不書及焉今黄池之會呉子主盟而晉定公以奕世之霸魯哀公以秉礼之望皆俯伏聽命於壇坫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内外之分不紊而強弱之勢自見矣春秋於戰紀戰會書會書及者主客之辨也此黄池之會書會書及者華夷之辨也又按春秋凡三書呉子盖使札來聘慕中國之義戰柏舉救中国之患皆予之也會于黄池恃甲兵之威厭晉侯而長弟春秋抑其強大而止書子敗之也穀梁謂嘉其尊王進而書子使夫差果能尊周則當序單平公於呉晉之上如葵丘宰周公之例矣呉語又謂趙鞅使董褐復命責其僭王而夫差降爵称公夫以斉桓之盛未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衰弱而反能使呉王黜其僭號乎殆不足信也

楚(惠)公子申帥師伐陳

閔高氏曰楚畏呉之強無如之何故乗呉之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句踐)入呉(夫差)

(左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呉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呉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弥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弥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国請待之弥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弥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呉師獲太子友王孫弥庸壽於姚丁亥入呉呉人告敗于王王悪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冬呉及越平

呉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黄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呉所謂因事屬(章)(文)(欲)辭垂

戒後世而見（音現下同）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
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見孟子）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
事好（呼報反）還（音旋（道德經）偃武篇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悪之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偃武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
勝之矣呉嘗破越（哀元呉入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
（定四呉入郢）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哀十二戰艾陵）復（扶又反）與
晉人争長（展兩反）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
呉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

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並見（邵子皇極經世書））老氏曾
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呉在柏舉之後
再書於越入呉在黄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
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孫氏曰）呉子方
會越乗其無備而入之也（薛氏曰）呉子不戒争中國
之諸侯而越卒入呉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呉子忘
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
外此越之所以霸諸侯乎
秋公至自會（高氏曰）夷狄主會故書至以危之　○晉定魏曼多帥師侵
衛出○魏下（公）無曼字（霸國侵伐止此）（襄陽許氏曰）晉
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難而一侵之又

毋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師雖数出能侵而已(高氏曰)蒯聵在戚十有二年矣晋人不能以此討衛乃以范中行故而数興師故書侵

○葬許元公○九月螽(高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為農災又非冬十二月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音佩又音勃)(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杜氏曰)平旦衆星皆没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何氏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与日争明者諸侯伐主治典法滅絶之象(愚按)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乱呉争強而越滅之之徴也(昭十七年傳)星孛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是時呉人僭乱憑陵上国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呉而降之罰也故氣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呉国遂滅

○盗殺陳(閔)夏區夫(區烏侯反(公)作彄苦侯反(高氏曰)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出執国政春秋因其為盗所殺而書之与華孫同意盗殺蔡侯申盗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変之甚至於盗與而専殺国君卿大夫則乱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乱甚矣(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庚申 敬王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晋)定三十一(斉)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十一(楚)恵八(呉)夫差十五

春西狩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孰狩之薪采之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

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
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
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春秋何
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乱出反
諸正莫近諸春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
有樂乎此也（穀梁傳）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
大獲麟故大其適也（杜氏曰）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麟
者仁獸王者之嘉瑞也（孔氏正義）麟麕身牛尾狼額馬
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載肉設武備而不為
害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
翔必有處不復履
生蟲不折生草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程子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 簫韶作
春秋成而鳳麟至（孔氏曰）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 事應於證反下同

雖殊其理一也易曰乾文言 大人者先悉薦反下同天而天
弗違後胡豆反下同 天而奉天時（程子傳）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
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
志也（朱子語）文定借孟子之言形容天地感格之意 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
而麟至（沈氏曰）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
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陳欽曰）麟西方毛
蟲金精孔子立言西方兌為口故麟來（劉歆曰）麟生
於火而遊於土春秋礼也修火德而致其子又曰孔
子作書麟為之至四靈王者之瑞故有秦王之說（鄭
衆）賈逵服虔潁容曰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

取麟為水物北方玄枵之獸為修毋致子之
應(徐彥疏)孔子以匹夫制王法是以獲麟 無見乎
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杜氏曰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至仲尼卒亦又近誣) 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
之應也(范氏曰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春秋之文廣大惪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楊士勛疏)詩終麟趾春秋終獲麟) 召(音邵)南鵲巢之德
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王氏彧義)詩称麟趾騶虞為關雎鵲巢之應故夫子作春秋遂以獲麟終篇明王道之成乃致天瑞之應(愚按)麟趾騶虞詩人但嘆美公子公族之仁厚与其仁心德澤之廣且盛者此借以喻麟讀者不以辞害意可也 世衰道微暴行

(不孟反)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
為(于偽反)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
勝(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何氏曰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乱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 商王恭默
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見書說命) 周公欲以身代其兄
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夫乃反風(並見書金縢)
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

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
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至於勇夫志士
精誠所格上致月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淮南
子)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劔指日日還不落魯陽
公与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反三舍(戰国
策)專諸刺僚彗星襲月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前)黄
霸為潁川太守嘉禾生於府(按)張堪為漁陽太守麥
秀兩岐(晋)孟宗至孝母冬嗜筍宗入林哀泣筍忽自
生(刘殷曾祖母冬思菫殷於澤中慟哭視地菫生王
祥性孝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氷求
之忽氷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黄雀炙有雀数十飛入
其幕祥以供母　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音現下現之同　於行事以
遺唯季反　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

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
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荘子)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礼
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
陽春秋以道名分(文中子)書以辯事詩以正性
礼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以奉往易以知來　垂教
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
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知陵
反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
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見(礼運)　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

九法數音姤天下無復扶又反有王也何以絶筆於獲麟
其以天道終乎本(文中子)(宋氏曰)易始天道而終人
事春秋始人事而終天道二百四十
二年災異妖怪無日無之獨麟為瑞亂臣賊子無国
無之獨孔子為聖人天道否極則泰人事乱極則治
春秋書極亂之事以求治至獲
麟而絶筆天人之際於斯見矣聖人之於天道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邵子皇極經世書春秋盡性
之書也又曰由性命而發也
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
三王而不繆音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本(中庸)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

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去声(愚按)
春秋一經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以至邦交之常兵
交之変人道之始終物異之大小遠而日星細而禽
蟲与夫宮室之興革城池之築浚器用之失得土地
之予奪無所不紀斈是經者辨其理則可以格物而
致其知達其用則可以脩身而復其性
推而廣之則可以齊家治国而平天下何莫學夫春
秋故君子誠有樂音洛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
餘歳若顔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
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歳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
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張氏

曰麒麟之於走獣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抜萃為人物之法則者也夫子生於周末而麟見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獣之應乃理之當然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数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為夫子出然獲於鉏商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 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国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廷変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国夷狄之廣莫所以録其交際而别其典礼者無一遺也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悪也夫子之賛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国之史而兼紀周斉晋宋諸国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属之序佚然無毫髪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乱賊之変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不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家氏曰)杜元凱以為春秋感麟而作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二義皆通宇宙間惟理与氣而已理行氣從固當有自然之應而况聖心之妙貫乎三極致中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其理也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麟鳳龜龍帝王之瑞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極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删詩定書繫易正礼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而後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趙氏曰)公羊云孰

獲之薪采者穀梁云引取之二傳以經不言狩人之名故有薪采引取之説不知聖獸獲之義是以爾也穀梁又云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国據鴝鵒來巢言之又云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国據有蜚之類言之耳夫謂之獲麟則不得言來以言其有為不使恒有有年豈使不恒有也〔愚按〕説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宗公穀者以謂春秋文成致麟竊疑聖人作經絶筆於獲麟之一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絶筆於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特世儒推尊孔子作經之效至於如是之盛故曰文成致麟耳子程子曰春秋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得不作蓋麟為王者之祥獲於鉏商聖人感而作經以垂法於萬世若聖人不得用於時而畢世立教儀範百王也前年星孛東方今年西狩獲麟東生西主殺而戾氣見於東仁獸獲於西世衰之甚而天変之極也是故亂臣賊子接迹於當世孔子懼作春秋哀王道之不行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聖人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大行於後世矣為人君而法乎春秋則可以命德而討罪躋斯世於至治為人臣而宗乎春秋則可以善善而悪悪尊主而庇民其義得行則天理流行人欲壅遏孟子論孔子作春秋之功以為一治豈不信哉

春秋卷之三十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